沿言

楊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楊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楊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

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楊子法言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

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

子窺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

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譔吾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

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

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山硜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

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脩身篇

事有本眞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譔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

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脩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

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日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適墮索塗冥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如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犁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

剌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己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佗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

曰道若塗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閛然不覩墻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

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
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
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
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
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
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凝諸以禮樂無則禽
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
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智也者知也夫
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
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谹谹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
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
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

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
死無爲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
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
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
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
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
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
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
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
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
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